

篇名：

淺析雍正的功過是非

作者：

涂瑩瑛。私立曉明高中。高二丙班

## 壹●前言

作為康雍乾盛世中間的雍正皇帝，雖然在位僅十三年，卻有承先啓後之風，繼承康熙奠下的基礎，開啓後來那赫赫有名的乾隆皇盛世。他的是非功論，相當難判斷，即位和崩逝都是千古奇案，是後人茶餘飯後的話題，歷史學者爭論不休的議題。後人對他的評論還不僅此而已，謀父、逼母、弑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誅忠、好諛任佞等罪狀也是後人攻擊他的箭靶，難道他是如此的萬惡不赦嗎？那他怎能只用十三年的皇帝生涯，將康熙末年腐敗的吏治、虧空的國庫補足以供乾隆揮霍呢？希望在此研究他的功過是非，是否真如野史軼聞講的那般無惡不作？

## 貳●正文

### 一、雍正的過失

#### 1. 兄弟奪嫡

##### A. 矯詔篡位

##### a. 坊間謠言

坊間流傳最廣的傳說：「聖祖皇帝原傳十四阿哥胤禵天下，皇上將『十』字改爲『于』字。」(註一)

「而後近代擅於寫歷史小說的高陽先生寫的《乾隆韻事》一書中精密地構思出雍正矯詔篡位一節，先是四阿哥雍親王胤禛讓隆科多設法偷看康熙密藏的傳位朱諭，朱諭一共十個字：『傳位十四阿哥胤禵。欽此。』十四阿哥胤禵靈機一動，指點隆科多如何改詔：

胤禛將『傳位十四阿哥胤禵欽此』十個字寫下來，在『十』加一橫；一豎往上一鉤，變成一個『于』字。于、於通用，這一下立刻變成『傳位于四阿哥』，真是巧不可階；然而胤禛之禛又怎麼辦？隆科多剛想發問，胤禛已經開口了，禛字筆劃少，我這個禛字筆劃多。他說，『以少改多，一點不難。』說著，又動起筆來，將『貞』上一小畫出頭；最下面再加上一畫，使得『貞』之下的兩撇，變成一個『大』字，『禛』就變成『禛』了。隆科多如法練習幾遍，果然改得天衣無縫，但當時還不能改竄，否則萬一康熙要取出傳位朱諭檢查一下，豈不全盤皆空？好不容易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帝病危，臨終前指著珍藏朱諭的小鐵箱對唯一的外姓顧命大臣隆科多說：『倘若我不行了，這裡有交代！』高陽先生接下去寫道：

隆科多很快地，也很謹慎地，將鐵箱提了過來，轉入套間。那是他侍疾所住之處，自然有書桌；由於承旨代批奏折，所以也有朱筆。回來看清楚了沒有人，他很快地將鐵箱打開，極力保持鎮定地篡改了那張朱諭……」（註二）

## b. 闢謠

這樣的坊間傳言絲毫沒有根據。凡清代重要詔旨，必兼寫滿、漢兩種文體，傳位詔書自然是滿漢合璧。即使改了漢文詔書也於事無補。除此之外，清制，凡年已長成、在玉碟中以齒序的諸皇子，在數目字前必須加「皇」字，如皇長子、皇二子，絕不可能稱「四子」、「十四子」……。若康熙欲傳位給胤禛，那根據「註一」這種語法不通的文書豈能當作傳位詔書？

## 2. 手足傾軋

大阿哥胤禔在太子廢立中得罪皇父，被奪爵禁閉。雍正十二年死。

廢太子胤礽被禁錮在咸安宮，而後又移居山西祁縣鄭家莊幽禁。雍正二年死。

「八阿哥胤禩是雍正兄弟中最為優秀、最有才能的一位。但是『皇太子之廢也，胤禩謀繼立，世宗深憾之。』雍正繼位後，視胤禩及其黨羽為眼中釘、肉中刺。雍正繼位，先封胤禩為親王，其福晉對來祝賀者說：『何賀為？慮不免首領爾！』這話傳到雍正那裡，命將福晉趕回娘家。不久，藉故命胤禩在太廟前跪一晝夜。後命削胤禩王爵，高牆圈禁，改其名為“阿其那”。(豬)」（註三）

九阿哥胤禵因與八皇子胤禩結黨，而被雍正派去西寧，名義上是叫他接掌胤禩所遺下的兵權，實際是將他「充軍」。雍正三年七月在西寧被捕，奪爵、就地圈禁，罪名是有人在背後稱他「九王爺」。之後雍正下旨將他改名為『塞思黑』(狗)罪名是他用密碼與人通信。中途押解回京暴卒。

十四阿哥胤禵雖與雍正一母同胞，但因和胤禩同黨，以及傳位、竄詔事件，使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雍正即位，先是不准撫遠大將軍胤禵進城弔喪，又命他看守皇父在遵化的景陵，之後又將其父子禁錮。乾隆繼位後才釋放。

「境遇比較好的有三人：就是其十三弟胤祥、十六弟胤祿和十七弟胤禮。胤祥曾被康熙幽禁，原因不詳。雍正繼位，即封胤祥為怡親王，格外重用。胤祿過繼給莊親王博果鐸為後，襲封莊親王。胤禮在雍正繼位封為果郡王，後進為親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繼任宗人府宗令、管戶部。」（註四）

### 3. 排除異己

#### A. 年羹堯

雍正元年五月，上諭西北軍事全交給年羹堯辦理，實際上是讓他總攬西北軍政大權。如此的恩寵，應該已使臣子感激涕零，豈敢有非分之想？「尤其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堯第二次進京陛見，黃韁紫駟，聳動京城。（這一年也是他率軍剿平青海羅卜藏丹津叛亂的那一年，雍正封他為一等公爵）王公以下官員郊迎跪接於路旁，年羹堯竟然安坐而過，不看一眼；王公下馬問候，他也只是點頭示意。」（註五）如此不可一世的神氣，難免落人口實，抓住了把柄。

「之後社會上流傳許多誇大年羹堯的政治浮言，所以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雍正曾特別下諭予以駁斥：

雍正說：『夫朕豈幼冲之君，必待年羹堯為之指點？又豈年羹堯強為陳奏而有是舉呼？』又道：『朕之年長於年羹堯，朕胸中光明洞達，萬幾庶務無不洞燭其隱微。年羹堯之才為大將軍總督則有餘，安能具天子之聰明才智乎？』（註六）意思是年羹堯在雍正心目中的地位也不過如此，哪裡配得上為自己出謀劃策呢？

終於在雍正三年二月，時值所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瑞兆出現，內外臣工無不上表稱頌，年羹堯卻把頌揚雍正勵精圖治的「朝乾夕惕」，誤寫成「夕陽朝乾」，給了雍正一個千載難逢的藉口罷黜他。隨即的審判、問罪也把年羹堯逼上了絕路，但雍正開恩，勒令他自裁。

#### B. 隆科多

比起年羹堯，隆科多便深知「蜚鳥盡，良功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隆科多在康熙晚年擔任九門提督一職，這個職位掌握京城的各個入口，對於當時康熙皇子們那樣水火不容的爭儲，隆科多自然成為各個阿哥拉攏的對象。

許多人認為當初隆科多因為介入雍正篡位陰謀而遭陷害，然而在雍正即位之初，曾在批示年羹堯的奏折裡說：「舅舅隆科多，此人朕與爾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錯了！此人真聖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註七）由此可知，雍正與隆科多相知較晚，並不深交，更何況那時形勢艱困，偏袒哪一方都難免被定罪，隆科多何以冒著被殺的危險幫雍正竄詔。雍正之所以如此看重他，恐怕是感激他忠實地宣讀遺詔，並在其他皇子對遺詔流露不遜之言時，憑藉武力擁護雍正。

然而隆科多之所以被戮，是因居功跋扈，結黨專權。雍正在眾多朱批奏摺中已把

隆科多和年羹堯連在一起。若非雍正需先集中精力對付年羹堯，隆科多早就完了。

「雍正三年五月，隆科多的罪狀與年羹堯一起被雍正皇帝「曉示廷臣」。雍正四年十月獲議四十一條大罪，最後承恩『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築屋三楹，永遠禁錮……』」（註八）

#### 4. 文字獄

##### A. 呂留良文字慘案

「呂留良（1629-1683）明末清初傑出的學者、詩文家，又是詩人和時文評論家、出版家。呂氏一生一身傲骨，視仕途如糞土，正是由於呂留良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氣節，他『散萬金之家以結客，往來湖山之間，跋風涉雨，各嘗艱苦。』

呂留良是在死後 49 年時，即清雍正十年（1732 年）受湖南儒生曾靜反清一案牽連，被雍正皇帝欽定為“大逆”罪名，慘遭開棺戮屍梟示之刑，其子孫、親戚、弟子廣受株連，無一倖免，鑄成清代震驚全國的文字冤獄。辛亥革命後，呂留良被尊為反清志士，始得昭雪翻案。」（註九）

##### B. 曾靜冤案

湖南文士曾靜偶然見到呂留良的文章，十分敬佩他的學問，於是派學生張熙從湖南到呂留良的老家浙江打聽他遺留下的文稿。還找到呂留良的兩個學生，四人議論當今朝廷十分憤慨，秘密商議如何能推翻滿清。

漢族大臣岳鍾琪討伐邊境叛亂立了大功，受到雍正重用，擔任陝甘總督，掌握兵權。曾靜幾人商量如果能勸岳鍾琪反清，成功大有希望。於是曾靜寫信派張熙去找岳鍾琪，然而岳鍾琪聽後，一面派親信到湖南緝拿曾靜，一面擬好一份奏章，把曾靜、張熙圖謀造反之事呈報給雍正，雍正看了下旨逮捕曾靜、張熙押解進京，嚴刑拷問，此案後來造成「呂留良文字慘案」。然而雍正並沒有處罰曾靜、張熙，僅以兩人為流言所惑，並非「造謠」，寬恕二人。

#### 5. 禁教

由於康熙末年某些傳教士涉入皇子奪嫡的風波，而且天主教會也未徵得雍正的同意便把中國分為若干「主教區」，此舉引來雍正的不滿，於是便在雍正元年十二月禁止人民信仰天主教，只讓少數傳教士留在北京城內居住，其餘一律驅逐出境。

禁教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雖說當時雍正是爲了鞏固權力，然而卻中斷了與國外交流的機會，也使後來中國的發展晚了將近一百多年。

## 二、雍正的功

### 1. 秘密立儲制度

雍正皇帝即位後，從自己爭奪皇位的親身經歷中吸取了教訓，建立了「秘密立儲」制度。「在《雍正起居注》中記載了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的諭旨。在乾清宮西暖閣面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滿漢文武大臣、九卿：『我聖祖皇帝……命朕繼承統緒，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倉卒之間一言而定大計。……聖祖之精神力量，默運於事先，貫注於事後，神聖睿哲高乎千古帝王之上，自能主持，若朕則豈能及此也。……今朕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慎，此時安可舉行。然聖祖既將大事托付於朕，朕身爲宗社之主，不得不預爲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世祖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以備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藏數十年亦未可定，爾諸王大臣等當各竭忠悃輔弼朕躬……（諸臣表示無異議後）留總理事務王大臣將密封錦匣收藏於正大光明匾額後……。」

(註十)

雍正向王公大臣、九卿表明不再公開立皇太子，而將立皇太子的秘密諭旨由大臣見證藏在匣內，放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待皇帝駕崩時御前大臣共同拆啓，當眾宣佈傳閱，即刻確定獲得提名的皇子的帝位。正所謂公同手啓，立定大統。

### 2. 首設軍機處

「軍機處原稱爲『軍機房』，是所謂『軍需房』的後身。軍需房所管的本是軍需(原爲胤祥而設)，雍正爲了『保密』以便隨時向胤祥、張廷玉、蔣廷錫三人指示而把它設在內廷。而後內閣大學士張廷玉在軍機房改爲軍機處時，用了一張紙條，把內閣所僅有的『票擬』之權，輕輕地獻給了皇帝。

張廷玉的建議是：各方面寫給皇帝的奏章，分爲兩類，涉及普通政務的『常事』稱作『疏』，涉及軍國機密的『要事』稱作『摺』。『疏』由通政司收進，交內閣用簽條(票)『擬旨』；『摺』則改由『奏事處』收進，不再交內閣擬旨，而改由皇帝在軍機處看著軍機大臣擬辦，立刻用御筆硃批，批好後立即由軍機處的職員抄寫、封發，不經過內閣，更不經過各部，既保密、又迅速。」(註十一)

此舉除了再次更改官僚體系使軍機處成爲全國最高且最重要的一個衙門，同時也使清朝權力更加集中，鞏固滿人在中原的統治。

### 3. 攤丁入畝

「攤丁入畝」是中國賦稅制度上的重大改革，雍正時普遍推行，到乾隆年間全國實施，經歷了半個世紀。「稅法是將當地『丁銀』總數，平均攤入『田地畝數』的稅銀中，田多的攤入『丁銀』多，『田』、『丁』稅銀統一由土地擁有者繳納。有田產的人出丁糧，無田產的不出田賦（錢糧）連丁銀也獲免。」（註十二）這個制度，改變了原來貧富不均的狀況，把貧農負擔的稅款，轉到富戶地主身上。此舉不僅壓抑了富戶，扶助貧民，調整了國家、地主、耕農三者的利益分配，同時增加了政府的稅收。康熙當年南征北討使國庫空虛，駕崩時國庫只有七百萬兩，「攤丁入畝」推行後，乾隆時已增至五千萬兩。

### 4. 火耗歸公

在零碎的銀兩鑄成銀塊或銀錠時，有些會在過程中消耗，但鑄錢的人會拿出一些放入自己的荷包，稱為“火耗”。『火耗歸公』是將溢收的差額歸於政府。

「辦法是將各州各縣每年收的『耗銀』送到該省布政使司的『司庫』，由總督巡撫提出二十萬兩銀子彌補無著落的虧空，其餘年終發給地方大小官吏，作為『養廉』津貼，同時向皇帝奏報清賬。

從此不只在山西，其他各省也樹立這個『養廉制度』。雍正希望各省火耗的數字在虧空補足時逐漸削減，以致於完全豁免。（結果直到清朝結束，火耗依然存在）」（註十三）

### 5. 解除賤民賤藉

雍正廢除自明代起「良賤之分」的陋習。良民依職業來其身份，戶籍都是世襲的。賤民則地位低於良民，他們不可與良民通婚，也不可以參加科舉考試，更不能捐錢買官來改變身份，但是人數並不是很多。陝、晉一帶的「樂戶」、江南的「丐戶」、廣東的「蜑戶」（以船為家，捕魚為業）都是所謂的賤民。此舉可謂現今平等權的雛形。

## 參●結論

對雍正皇帝的功過分別簡略論述之後（並沒有參考全部的案件，只有擇幾件較著名的事件來討論），發現除了他矯詔篡位那段已有史實為證，在其他方面，屠戮手足是最為人詬病的方面，儘管當初在爭儲時，彼此鉤心鬥角、恩怨很深，但雍正日後也做的太絕了，他並沒有一個好皇帝該有的寬宏氣度。

另外，雍正排除異己的手段比起明太祖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年、隆冤獄便是代

表，他們囂張跋扈的態度就如當年康熙之於鰲拜。雍正之所以落人口實主要因他即位方式，及有些措施得罪了權貴(如「攤丁入畝」、「火耗歸公」、「解除賤民賤藉」等)，才將他大肆搜捕反叛及殺害兄弟的行為，與篡位畫上等號。

至此，我們依然難以評論他是一個怎樣的皇帝，他勤政愛民，打擊權貴，然而他有些措施卻影響後世極為深遠，像是「禁教」，中斷中國與世界整整一百多年(雖然並非全是他的錯)。整體而言，他是一個好皇帝，即使手段殘酷，但對整個清朝人民的福祉卻大有助益，也為乾隆創建「大清全盛之世」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此外他日理萬機，夙夜匪懈的批改奏章，十三年的政績，也足以和康熙六十一年年的政績相媲美了。

#### 肆●引註資料

註一、鄭寶鳳、郭成康。天出血-雍正繼位之謎?。(台北市：國際村文庫書店，1996)。頁 19。

註二、鄭寶鳳、郭成康。天出血-雍正繼位之謎?。(台北市：國際村文庫書店，1996)。頁 28-29。

註三、中華新聞網。

[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727/12518041.html](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727/12518041.html) - 40k。(檢索日期 2008/7/29)

註四、中華新聞網。

[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727/12518041.html](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727/12518041.html) - 40k。(檢索日期 2008/7/29)

註五、金寧、楊文佳。大清王朝-奇案冤案揭秘。(北京：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頁 86-87。

註六、新風。血滴子-雍正皇帝傳奇。(台北市：國際村文庫書店，1995)。頁 125。

註七、鄭寶鳳、郭成康。天出血-雍正繼位之謎?。(台北市：國際村文庫書店，1996)。頁 168-169。

註八、新風。血滴子-雍正皇帝傳奇。(台北市：國際村文庫書店，1995)。頁 134-135。

註九、介紹歷史人物呂留良？。[iask.sina.com.cn/b/5907063.html](http://iask.sina.com.cn/b/5907063.html) - 47k。(檢索日期 2008/7/29)

註十、清宮檔案大揭秘：正大光明匾額背後的故事。

<http://tw.myblog.yahoo.com/jw!d0GiVJ6BBAAQKGZHarobbSTMY6Cp9Q--/article?mid=3091>。(檢索日期 2008/7/29)

註十一、黎東方。細說清朝-上冊。(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頁 156-159。

註十二、醫藥人。[www.3phk.com/article.asp?id=1339&section=forum](http://www.3phk.com/article.asp?id=1339&section=forum)。(檢索日期 2008/7/29)

註十三、黎東方。細說清朝-上冊。(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頁 161。